

精致的服饰 细腻的灵魂

——漫谈张爱玲笔下人物的服饰

文/钟飞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是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也往往通过服饰来传情，在她的字里行间中折射着她对于服饰独特的审美，人物的个性也变得愈加丰满。“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不管是张爱玲的日常形象还是她笔下人物的服饰都渗透着精致和细腻。

一、服饰彰显了人物的地位

衣服自古以来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底层人民穿着棉布麻衫，而富贵人民则是着绫罗绸缎，且款式颜色繁多。在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中，她也通常会通过服饰来区分人物的社会地位以及阶层变化。《封锁》中的董培芝，在电车上穿的是“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颇似“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一个清贫女子的形象便跃于纸上。在《连环套》中提及的广东穷人，他们也是终年穿黑的，抑郁的黑土布，黑拷绸。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刚来姑妈家时穿着翠蓝竹布衫；薇龙家里的佣人陈妈身穿一件簇新蓝竹布罩褂，这种竹布的面料也是普通百姓的

心头好。而《琉璃瓦》中姚家大女儿铮铮回门时外面穿青狐大衣，里面则是泥金缎短袖旗袍；二女儿曲曲和心上人王俊业在家会面时穿的是乳白冰纹绸的单袍子；三女儿心心相亲时穿的则是藕色镂花纱旗袍。

“手头并不宽裕”的姚先生为了女儿能嫁得更好，在服饰上可谓是费尽心思。

二、服饰洞察了人物的内心

张爱玲在《留言》中谈到：“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在各种各样的服饰下藏着不同的灵魂，服饰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同时也将人物的内心展露无遗。《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她穿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进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若无其事穿着这样的衣服”。娇蕊的服饰是为了传达其在丈夫出走后而刻意



吸引佟振保的心理。

三、服饰预示着人的命运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我更喜欢苍凉。”她笔下女性的服饰刻画得也是寒冷薄凉，跟她们孤单而又现实的生活紧紧相连。如《鸿鸾禧》中这样描写玉清的结婚照：“玉清单独拍的一张，她立在那里，白礼服平扁浆硬，身子向前倾而不跌倒，像背后撑着纸板的纸洋娃娃。”婚礼本是喜庆

而热烈，但玉清的服饰和状态多少有些鬼魅，这也是预示着玉清的婚姻便是人生的坟墓。《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鹁服装永远是齐整保守，这也预示着她的人生如同服饰一般平淡无奇，而她的恪守本分换来的也是丈夫的背叛。

四、服饰铺开了时代的画卷

张爱玲通过对女性服饰的描写，展示了一个开放的、新奇的民国社会风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小团圆》中九莉的下半身搭配了“白帆布喇叭管长袴”。她们的服饰已经不同于清朝时期女子刻板的衣饰，女子借助服饰也传播着自由的精神。《桂花蒸·阿小悲秋》写帮佣的秀琴“披着长长的鬃发也不怕热，蓝布衫上还罩着件玉绿兔子呢短大衣。”可以看到，即使是曾经社会地下的帮佣女工也开始追求时尚，说明社会等级差异开始崩塌。

五、结语

王安忆曾说：“女人既不是灵的动物，也不是肉动物，她们统统是物的动物，这物集中表现为服饰。服饰是她们的目的，也是她们的手段；是她们的信仰，也是她们的现世；是她们的精神，也是她们的物质。服饰包括了她们人生的所有虚实内容……”张爱玲正是通过超越于女性本身的服饰，细致地勾画了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也描摹了一幅幅奇彩多姿的人生白天。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

